

电影剧本

我 独 自 跳 舞^{*}

[意大利] S. 迈 诺 特
B. 贝尔托卢奇
伊 宁 译

1. 外景 天空 清晨

8毫米摄像机在拍摄白云。飞机的轰鸣声。

2 内景 飞机舱内 清晨

摄像机后拉,我们看到了飞机的舷窗。

座椅旁边一台摄像机瞄准了舷窗旁 19 岁的美国姑娘露西。她成熟漂亮,长发披肩,在读一本讲述托斯卡纳的书,随身听的耳机戴在耳朵上。

突然她觉察到注视的目光,抬起眼睛。

摄像机藏起来了。一组机舱里旅客的镜头。天空浮云散开,可以看见地面上的比萨:圆顶大教堂广场,米拉科利广场、斜塔……

3 内景 比萨机场 早晨

露西排队出海关的一组镜头。摄像机一直盯着她的一举一动。一些箱包行囊,露西手提用背包带捆扎着的老式军用包。

摄像机转拍一条激动地四处嗅闻的海关警犬。警犬向露西跑去。一个警察走近姑娘,目光严肃。露西有些不安……但警犬毫无反应地从露西身边跑过,直奔前方地上的一个小圆面包。

海关出口处,露西站在那儿,搞不清方向,无所适从。男女老少从她面前走过,有些人还注意地看看姑娘。

* 译自意大利文同名电影文学剧本,米兰 RES 书籍与杰作有限公司,1996 年第 1 版。——编者

4 内景 火车 上午

仍然是通过摄像机镜头:露西睡着了,双手仍然紧紧抓住行李。

特写镜头:露西的额头、闭着的双眼,嘴角上流淌的口水、脖颈;双脚,其中一只没穿靴子。

火车减速了。车窗外已经可以看见锡耶纳了。举着摄像机的男人手臂伸进画面推醒露西。男人手腕上戴着非洲手镯。

持摄像机的男子(画外):喂,到锡耶纳了……

从摄像机里看到露西醒了,跳起来,紧紧抓着她的行李和靴子。摄像机从敞开的车窗继续拍站台上的露西。露西边朝上边看,边穿靴子。

露西:你干什么?

持摄像机男子(画外):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火车缓缓启动了,离露西而去。持摄像机的男子,50岁左右,在车窗那儿闪了一下。他从摄像机里拿出录像带。

露西:什么……?

持摄像机男子(画外):我和你乘同一架飞机……

露西(生气了):真讨厌!……

持摄像机男子(画外):这是给你的。

这时从摄像机镜头转为35毫米摄影机。从启动的火车上一支胳膊扔出一盒录像带,落在露西脚前又掉在了火车轮子之间。火车走后,录像带留在了轨道上。

露西弯腰拾起录像带。

5 内景 出租车 上午

露西坐在车后座上。她拿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点燃。出租车猛然拐弯,她不由得倒向一边。摇来晃去的露西靠着车窗吸烟。窗外闪过托斯卡纳平原。姑娘拿出日记在读。她的笔迹叠印在田野风光上。

过了一会儿。

露西注视着她日记中的一幅插图:这是一位14世纪锡耶纳画家的一幅风景画,与窗外的实景一样。

6 外景 道路 上午

隐约可见小山上有座房舍,山坡下是平展展的田野。露西乘的出租车从远处驶来,顺着通往那座托斯卡纳式屋舍——格雷森别墅——的路急驰。

7. 内景 出租车 上午

露西注意观察着树叶中时隐时现的格雷森别墅。

8 外景 格雷森别墅前的小路 上午

手提行李的露西站在别墅前。她身后,出租车离去。姑娘向大门走去。在玻璃门那儿她向里面偷偷张望,然后推开门走进去。

9. 内景 伊恩的书房 上午

露西踏进了恬静和幽暗之中。她拖着行李走过书房和一间摆放着酒桶的房间,巨大的酒桶颇为醒目。

露西:喂……喂……有人吗?

她走进起居室,把行李放在地板上,从杯盘狼藉的大桌上拿起一颗樱桃,然后走近一个睡着了还轻轻打鼾的女人。女人身边,枕头堆成了一圈。

10. 外景 花园/大藤架 上午

穿过一扇门,露西站在了平台上。平台上晒不着太阳。

她首先向睡在草坪上的一个男人走去。那个男人脸上遮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周围是些赤土的人型雕塑。这些雕塑似乎都在回视着看它们的人。后来露西走向大藤架下阴影里的一张长椅。长椅上也睡着一个女人。这是黛安娜·格雷森,40岁左右,一个漂亮的英国夫人。

露西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等待。四周静悄悄的。

黛安娜睁开眼睛,定定地看着姑娘。刚开始她还没认出来站在面前的是谁,后来……

露西:黛安娜……黛安娜……你好。

黛安娜:露西,露西!你好吗?(拥抱她)我们还在等你的电话呢。为什么不打电话?

露西:我坐出租车来的。

黛安娜站起来,带露西走进屋子。

黛安娜(边走进屋子):进来吧。(又转身朝上面的一扇窗户喊道)伊恩,醒醒,起来吧!露西来了。

两个女人走进屋里。上面一层窗户里探出一个男人的上半身。这是伊恩·格雷森,50岁左右的美术家。他向下面看看,没看见任何人。

11. 内景 厨房 上午

厨房里摆放着手工制作的木质家具,并且堆满了瓜果菜蔬。黛安娜洗着

蔬菜。露西看见她梳着燕窝式的发型。这时姑娘看到餐具柜上：一张印度的色情画，一张四代英国女人的照片和伊恩雕的一个少女的半身裸体小雕像。

黛安娜：我简直无法相信，你都长这么大了！

露西：唉，我希望长大……都过了4年了。

露西发现了一张两个小伙子的合影。照片的特写镜头：尼科洛·多纳蒂和克里斯托弗。后者是黛安娜的儿子。

露西：克里斯托弗在这儿吗？

黛安娜：因为我过生日，他应该昨天到的。可他还要和他的朋友尼科洛在土耳其逛逛。

露西：是和尼科洛·多纳蒂一起？

黛安娜：你还记得他？

露西：记得。

刚午睡起来的伊恩·格雷森走进厨房。伊恩，爱尔兰人，相貌堂堂，身体健壮。此时他有些局促不安。

伊恩：露西，欢迎你。（穿过厨房来拥抱她）欢迎，欢迎你。

露西：你好！身体好吗？

12 外景 草坪/小屋 上午

露西提着她的行李跟着伊恩穿过草坪。她看看散在草坪四周的赤土人形雕塑。

露西：我都记得，这些都记得很清楚……那次我在这儿只住了一个星期。

伊恩（指着一些木箱）：这些是我的蜜蜂……如果你打扰了它们，它们就会搅得你不得安宁。

他们走到一座面朝大藤架的石头小屋。

伊恩：你看，我们重修了一下堆干草的旧仓房……也就用了20来年时间……当年我们来这儿时，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水，没暖气。只是为了买别墅，我们就必须用掉所有的钱……

露西：你们为什么决定搬到这儿来？

伊恩：为了工作。这小山上有着很伟大的艺术传统。

13 内景 小屋 上午

伊恩与露西走过一扇开着的门，可以看见房间里面：一张小桌子上摆放着药品，一张散乱的床。

14 内景 小屋 露西的房间 上午

伊恩打开护窗板。露西走向第二扇窗,推开它。窗外是一片开阔地,风光很美。

伊恩:隔壁房间里是亚历克斯·帕里什,我们的老朋友。他也认识你母亲。他病得很重,时间很长了。大家都为他难、苦恼。

露西:他是作家?

露西四下里看看这间有些像是草料棚的房间。伊恩围着她转,仔细观察她的侧面。

伊恩:但愿你是个有耐心的姑娘。因为我想试着做……你得帮助我……

露西:怎么帮?

伊恩:你只管你,其它的我来弄……

露西:但愿不会用去所有的时间!

伊恩:你不知不觉就……

他向门口走去。那门上画着一幅风景画。

伊恩:整理整理你的东西,去游游泳。黄昏时我们吃晚饭……但你还是早些过来好。

伊恩走出房间关上了门。露西在提包里翻找,找出一个小挎包,从小挎包里拿出她的一本日记,从日记本的封皮里抽出一张褪了色的照片。

现在她站在窗前,对面小山上不远处的一幢别墅很是显眼。她看着看着,觉得有些眼熟。后来她明白了,门上的那幅画准确地再现了眼前这美丽的景致。

姑娘看着旧照片。照片特写:这是露西和一个小伙子在一个湖岸边,不远处还可以看见一根石柱。露西把照片塞进上衣里,紧紧地抱在胸前……

她听到窗外有响动。

外面窗下,一个男人坐在扶手椅上,痛苦地咧着嘴,胸前挂着输液的药瓶。这是亚历克斯·帕里什,40多岁,一个生着病的英国喜剧作家。他向前弓着身子,嘴边全是口水,他瞄准了,一口啐出去。特写镜头:口水啐中了地上的一只蚂蚁。

15 外景 格雷森别墅 黄昏

露西吸了一口烟,然后将烟徐徐吹出。她在游泳衣外穿了件很肥大的短袖衬衫。

她顺着柱廊走着,突然一只便鞋从二楼落下,恰好落在她的脚前。

姑娘向上面看看,发现阳台上站着一个身穿白衣服,头戴草帽的老先生,就是下午在花园里睡觉的那个男人。这是纪尧姆先生,80岁的美术商。

露西:是您的便鞋?

纪尧姆:就算是吧。认识一下?

露西:我叫露西。

纪尧姆:我是纪尧姆。(法文)很高兴认识您。您是来度假的?

露西:伊恩要给我画幅肖像。实际上只是我父亲让我高兴的一个借口,也是让我到意大利这儿来的一个借口。

纪尧姆(心不在焉地):布鲁诺先生在哪儿?我得给他讲讲我做过的一个梦……

说着,纪尧姆先生又隐入阳台的暗影里了……

露西(把便鞋扔上阳台):喂!你的鞋!

纪尧姆(法文):噢,谢谢,小姐,谢谢……

露西:我去游泳……再见!

纪尧姆(法文):谢谢。

16 内景 伊恩的书房 黄昏

伊恩开门走出来,手里夹着香烟。此时露西向游泳池走去。

17 外景 游泳池 黄昏

走出大葡萄园露西就到了游泳池。不远处躺着一个睡着了年轻女子,赤身裸体地搭着一条大毛巾。露西脱下短袖衬衫,穿着分体式泳装慢慢地滑进水里。

她像条鳗鱼一样游着,平静的水面在她的口鼻处被轻轻地划破。

她潜到水底去捡拾一个珍珠耳环。

露西的手伸出水面,紧紧抓住泳池边缘坐式雕像的脚,很快她的头也轻轻出了水面。

米朗达(画外):耶酥呵,我以为你要淹死了呢。正在想是否该下去把你拽上来。

米朗达,24岁的漂亮姑娘,是黛安娜第一次婚姻的女儿。当她抬起头时,我们看见她戴着手镯、戒指和各式珠宝首饰。

露西:你是米朗达?

米朗达:你以前真的来过这儿吗?

露西:四年来过的。那会儿你兄弟在,没有你。

米朗达:实际上我不住在这儿。为了安慰妈妈,每年她过生日我们都来这儿。克里斯托弗心不在焉,从土耳其到这儿的路都找不到。

露西:他是和尼科洛一起吗?

米朗达:你认识尼科洛?

露西:上次认识的。

米朗达:因为他抽烟的奇迹?理查德抽烟时就变成了疯子。

露西: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米朗达:谁?

露西:你兄弟。

米朗达:谁知道?他们说……(突然喊起来)理查德!

理查德:你好,亲爱的!

穿着晨练服的理查德来了:一个 30 岁左右的美国律师,可以认为他长得挺帅,尽管有些粗野,一副做事干练、令人信服的派头。

米朗达:她是……你知道哈蒙……妈妈女朋友的女儿。

露西:我叫露西。

米朗达:对,露西。

理查德(边脱针织衫,边说):上帝,萨拉·哈蒙的女儿?你母亲可是位杰出的女诗人!我叫理查德·里德。

两人握手。

理查德:认识你真荣幸。

露西:看你,那是我母亲,不是我!

理查德:你母亲曾经让我也想当诗人。(脱下体操鞋)我觉得诗人应该是整天四处游荡,只想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大人物。

米朗达:理查德,我都不知道你还写过诗。

理查德:我从未写过诗。我一丁点儿的创作细胞都没有。(对露西)可是我成了演艺界的律师,就是为了能经常接触有创作天赋的人,比如像米朗达。

露西看看米朗达。

米朗达(像是抱怨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我设计珠宝首饰。我像个傻子一样在纽约干活。不过那份工作还是需要天分的。

露西:这是你的?

露西将耳环递给米朗达。

米朗达(又下到泳池中):是的,又笨又傻又老气。(对理查德)你下来吗?

理查德:水怎么样,露西?

露西:水很平静,像坟墓一样。

理查德脱内裤时绊了一下。他裸身下到水中游了起来。露西上岸了。

18 内景 餐厅 夜

除了露西和黛安娜还在厨房里和玛丽娅一起准备晚餐,米朗达在打电话外,其他人都围坐在桌边。

米朗达:什么?不……我听不见……声音好像来自大洋深处……(画外)你得再大声点儿,我根本听不见你说什么。

黛安娜和露西跟着玛丽娅从厨房走过来。露西想听米朗达打电话。

诺埃米:你们听听这个:“亲爱的诺埃米,我生活中有两个男人:一个能够像我以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那样满足我;另一个热烈深情,但缺乏情欲,为了证实对我的爱,就在窗前大呼小叫。我在两人中犹豫彷徨,痛苦心碎。我该怎么办?拿不定主意的女人。”

众人笑笑,开始吃饭。米朗达去坐在理查德旁边并吻了他一下。

诺埃米:漂亮,嘿!

伊恩(对米朗达):米朗达,谁的电话?

米朗达:克里斯托弗。

黛安娜:他说什么?

米朗达:他们不回来。

黛安娜:怎么,不回来了?

米朗达:不知道。他们误了飞机……什么也听不见。

露西喝酒的脸。

纪尧姆先生:真是无赖。我打赌,他们和“鸡”纠缠不清了。

米朗达(对理查德):肯定他们还不仅仅是和“鸡”纠缠不清……

19. 内景 小书房 夜

晚餐后的娱乐时分。诺埃米在起居室敲打字机写信,米朗达和理查德在厨房随着比利·霍利迪的一首老歌起舞。黛安娜和露西在小书房闲聊……

黛安娜(笑着):诺埃米为“孤独的心灵”开了个专栏,名字就叫“告诉诺埃

米”，很受欢迎！

黛安娜在一个椅式箱子里翻找，拿出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露西：我有一张妈妈穿这件衣服的照片。

黛安娜：她说结婚以后，她会幸福愉快，就会变胖，就不能再穿它了。当然啦，她就再没穿过了。你穿穿看……这很漂亮……袖子在这儿……好了！你可以穿它去参加多纳蒂家的聚会。每年夏天他们都要搞一次很不错的聚会。

黛安娜为了更好地看看，后退了几步。

黛安娜：知道吗？这么看你，简直就是 20 年前来帮我们收拾房子的萨拉。

露西（有些不相信，但又挺高兴）：她帮你们收拾房子？

黛安娜：是啊……她常常停下一会儿吸印度大麻……

两人都笑了起来。

黛安娜：我觉得长了点儿。你站到上面好吗？我用针别一下。

露西站到箱上。黛安娜用针把裙边别住。姑娘从高处向下看着她。

黛安娜：你母亲喜欢冒险。她需要冒险。她就是那种人，最后总是会伤害别人，当然那也不是她愿意的。

露西：我觉得她根本没意识到。

黛安娜：噢，露西，可她是明白的。其实最受伤害的还是她自己。（稍停）可是我佩服她的鲁莽轻率。她和我……完全不一样！我曾经认为她就是一个勇敢的象征。我是不能那样生活的。我不是那种人。伊恩也不是那种人。要知道，我们相互信任了 20 年。你相信吗？

露西：相信。

黛安娜：可大多数人都不相信。

20. 内景/外景 小屋/露西的房间 夜

露西在窗前，嘴里衔着一支微量毒品烟，在一个破旧的日记本上写着。叠印她的字迹。姑娘有时看着镜头，有时写。

露西：我把她的秘密藏在心灵深处多年，

现在找到了，

我找到了线索，

在这里，现在

我看到了真相。

露西撕下写着诗句的这页纸在点燃的蜡烛上烧掉。

21. 内景 伊恩和黛安娜的睡房 夜

黛安娜进来,叠衣服,理头发。伊恩躺在床上看书。

伊恩:当然了,她父亲属于绝对奇怪的那类人……他从未关心过我的工作,他厌恶我画的萨拉的画像。为什么现在他突然要露西到这儿来了?

黛安娜:也许是因为她周围都是些像我们一样令人讨厌的老太婆……

伊恩:也就是跟你这么说吧!

黛安娜:肯定她是更愿意跟一些小伙子去海边。

伊恩:她给我的印象是个很严肃的姑娘。

黛安娜:噢,也许她更喜欢被别人追。(穿上晨褙)19岁,正是整天围着小伙子转的时候。告诉你,我发现她看克里斯托弗的照片很仔细。

伊恩:克里斯托弗?

黛安娜(拿起一个装针线的小篮子):为什么不呢?她19岁啊。

黛安娜向门口走去。

伊恩:你不困吗?

黛安娜:不,一点儿都不困。我得把戴西的衣服缝好。我还得把所有的灯都关掉。我回来的时候尽量不吵醒你。

伊恩:你过来一下。

黛安娜走近他,

伊恩:亲我一下祝福晚安吧?

黛安娜有些惊异,在他眉毛上吻了一下,然后就要离去。

伊恩:这就完了?

黛安娜又转回身在他嘴上吻了一下,然后朝门口走去。

伊恩:你也曾有过19岁的时候,我是信还是不信?

黛安娜(走到门口了):我是相信的。

22 内景 露西的房间 夜

露西躺在床上,已经不再吸微量毒品烟了,力图睡着。突然,她翻过身来,背后是两个房间的隔墙,可以听见亚历克斯在咳嗽。

露西又在翻身,然后把一个枕头放在两膝之间。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特写镜头,看见她的一只脚轻抚着另一只脚。此时姑娘哭了起来,

细嫩的手擦着不停涌出来的泪水。然后她就开始幻想爱情……突然响起了开门声。

露西:是……

露西抬眼看到门口一张虚幻苍白的脸。

亚历克斯(并不看她):对不起……你还有我闻到的那种外国烟吗?

露西(低声抱怨地):嗯……嗯……

23 外景 小屋 夜

露西从她房间里出来,走进亚历克斯的房间来找他。后来她找到平台上,看到了倚靠着大藤架的亚历克斯。

露西:你好……

把微量毒品烟递给他,然后点燃。

亚历克斯:那不是我的优秀喜剧……

露西:可我喜欢!

亚历克斯:……就因为它,我还会被世人记得。

把烟还给露西。姑娘把烟捏在拳心里吸。

亚历克斯(指露西吸烟的样子):你看,我是不传染的……

露西:和别人共享时,我一直是这样吸的。

亚历克斯:一个医生说,我还能活3个月;另一个说,看情况也就是一两个星期;根据第三位医生的说法,这会儿我已经死了。我看还是第一位医生最优秀。

露西:太可怕了。

亚历克斯:你属于那些现在还讲道德伦理的姑娘,对吗?

露西:你想说什么?

亚历克斯:性。你厌恶性?

露西:不。

亚历克斯:决不是最令人激动振奋的,至少我还相信我的记忆,或许是除了好烟草。好烟草才最令人激动和振奋。

露西:我不知道。我没什么经验。

亚历克斯:对烟草?

露西:不,对性。

亚历克斯:你是说,你还没和男人上过床?

露西摇摇头。

亚历克斯: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

露西:没有。

亚历克斯:唉……

露西:你是不是记得我母亲总穿一双绿色的凉鞋?

亚历克斯:不,我不记得。不过也有可能……她的穿戴总是非同寻常。她是个相当文雅的女诗人,为模特写文章的间隙,写些令人心醉的诗句。为什么你一直不愿意和男人上床?

露西:并没有一直不愿意。

两人笑了起来。由于那种烟的关系,都有些信口开河了。

亚历克斯:说下去……我会永远保守这个秘密的。

露西(有些冲动,但声音平和):我真正喜欢过一个男孩子,是我15岁那年夏天认识的。他是我真心亲吻过的一个男人。

亚历克斯:接着说,说下去……

露西:喏,我们互相写过些信。他在一封信里讲他心中有个躁动的精灵。我全都记得的。(稍停,然后接着说)后来没多久他就不再给我写信了。

亚历克斯:后来你母亲去世。一切就都结束了。

露西:和她去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最简单不过就是独自一人。

亚历克斯(开始明白她了):露西,露西,露西,在你这个年龄是不能做出这种决定的。

露西:我什么也没决定。

亚历克斯:你必须有一个令你心醉神迷的人。

露西:我正在等待。

亚历克斯:露西,露西,露西。

露西:你这就不说下去了?

亚历克斯:你在害怕。你怕什么?有些别的事(注意看着她的脸)……我说……我觉得你是……

露西:都说完了。我要睡觉去了。

露西欲离去。

亚历克斯:别忘了这个。

把打火机还给她。在她伸手来接时,他抓住她的手腕,在她的手背上吻

了一下,然后放她回自己房间去了。

亚历克斯:做个好梦。

露西回房后关上门。这时亚历克斯也很困难地回自己房间去了。

远处,可以看见黛安娜坐在别墅平台的暗影中。从她那里的角度,可以看见这两个人,但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

24 外景 葡萄架 早晨

诺埃米和黛安娜正在安排早餐。诺埃米进屋里去了。亚历克斯来了,拄着拐杖。

黛安娜:喂,看看谁来了!

亚历克斯:我过了美妙的一夜。

黛安娜:你遇见露西了。

亚历克斯:她是难以抵御的。我对她着魔,我为她发疯。

黛安娜:那又怎么样? 那样笑是什么意思?

亚历克斯:哪样笑?

黛安娜:说说吧,还是说说吧……

亚历克斯: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只是谈了谈。

黛安娜:她对你说了什么?

亚历克斯:依我看,她并没把能告诉我的全告诉我。

黛安娜:噢,说下去!

亚历克斯:不,不,不……你不能保密。

黛安娜:恰恰相反,我能。

亚历克斯:真的?

黛安娜:真的。最近我刚刚学会,并且已经实践过了。

诺埃米(手捧托盘来到平台上):出什么事了?

亚历克斯:什么事也没有。

黛安娜:诺埃米,一个男人在你眼前把一个秘密闪一下,然后又坚决不告诉你这个秘密。对此你会对你的读者怎么说?

亚历克斯:我可是什么也没说。

黛安娜:正相反,你说了。

亚历克斯:没有,真的,确实没说什么。

诺埃米:我会对读者说,实际上他是想说出这个秘密的。“告诉诺埃米”

吧。

25 外景 葡萄架 早晨

露西刚刚走近平台,这些人就都不说话了。由于静得突然而显得有些神秘。黛安娜、诺埃米、亚历克斯、理查德、米朗达一起吃早餐。纪尧姆先生在葡萄架附近给植物浇水。一张空椅子等待着露西。

露西:对不起,是时差……我的表都不对了。

众人看看她。姑娘坐下。在座众人以各自特有的方式看着她。大家都明白,只有她蒙在鼓里。

黛安娜:拿着。把西红柿挤到面包上。这完全是托斯卡纳的吃法。

米朗达:我们应该为露西找些朋友。省得她和我们这些老人在一起了。

诺埃米:我们都这么老了吗?

理查德的手机响了。他接电话时站起身离开餐桌。

理查德:你好。是的……你们那儿现在是几点?

米朗达:你们觉得菲利波·卡泰利尼怎么样?很可爱的……

露西瞥了一眼亚历克斯。亚历克斯躲开了姑娘的目光。

诺埃米:他是试图要和一切女性……

亚历克斯:诺埃米,能把糖递给我吗?

米朗达:那就哈里·费尼莫尔-琼斯。

亚历克斯(对露西):要糖吗?

黛安娜:对,米朗达。

诺埃米:对于一个美国姑娘来说,他可是太可恶了。

米朗达:卡特·克莱!卡特·克莱会为露西发疯的。

黛安娜:算了,让她安静会儿吧。她才刚到这儿……

露西(吃着很大一片面包):你们像是在跟我说报纸上的一则广告。

远处传来推土机的声响。

亚历克斯(一心想转换话题):你们听到了吗?你就像在曼哈顿一样。

亚历克斯站起来。其他人也随之站了起来。

亚历克斯:现在我带你去看他们在干什么?走,快,快来呀。

理查德继续在草坪上打电话。不远处人们纷纷离开餐桌。

理查德(画外):问题是找不到地道的芥末,否则会很好吃。不,我从饭店弄到一点儿……是的,像条狗一样……

众人穿过草坪。

理查德(画外):告诉你,我得走了,一个日本代表团就要到了……

众人跟亚历克斯去看附近小山上的工地。理查德打完电话追上来。

理查德:修什么呢?

诺埃米:转播站。

亚历克斯:他们在修建电视天线。

黛安娜:为了清洁意大利的电子空间。

米朗达:你不喜欢是因为破坏了你这儿的景观!

纪尧姆先生(走近他们,法文):布鲁诺先生被迫出售了他的田产!

纪尧姆先生气愤地向推土机浇水。

纪尧姆(法文):坏蛋! 下流胚! 混蛋!

众人欢呼叫好。

众人:好样的! 太棒了! 浇它! 多冲冲它! 再冲!

戴西和伊恩出现在一棵树后。戴西,8岁,是黛安娜和伊恩的女儿。她跑向母亲。戴西神情专注,目光锐利。

黛安娜:戴西!

理查德:你好,戴西! 身体好吗?

黛安娜:我的脏小猪! 在卡米拉那儿玩得好吗?

戴西:我们看见了魔术师奥兹。

黛安娜:又去看了一次?

理查德(要对小姑娘表示友好):你好,戴西!

戴西怀疑地看看他,然后看见了露西。伊恩在树下看报纸。

黛安娜:你还记得露西吗? 她上次来的时候,你才4岁。

戴西走近露西,皱着眉头然后指着她的手镯。

戴西:这是什么?

露西:是只金龟子。你看,有点儿像蟑螂,会带来好运的!

伊恩(读报纸):明天举行总罢工。我只希望能在这儿吃上饭。

黛安娜(向树下的伊恩走去):伊恩,百页窗呢? 你答应过油漆百页窗的。

戴西:你想看一样东西吗?

露西:当然。

戴西:你来。妈妈你留在这儿。露西,你跟我来。

露西和戴西走下小山。

亚历克斯:我真得谢谢你们就他妈这么帮助我。上帝啊,我不能信任你们中间的任何人。

黛安娜:米朗达,你就知道说个不停……

米朗达:我?现在就只怪我了!

伊恩:怎么啦?

亚历克斯(不予理会):她在用一些勉强能控制自己的方法,用她的好奇心在寻找某种东西……她有些担心、恐惧。我有某种感受,她很像当年的我。

亚历克斯独自向小屋走去。其余的人又都回到大藤架下。

26 外景 湖 上午

湖水边的石阶像在露西的照片中看到的一样。

露西:告诉你,有一次我在这儿吻过一个男孩子。

戴西:用舌头吗?

露西:哇!

戴西:米朗达特别喜欢亲男孩子。她总亲理查德。以前还亲过马修和姜尼……和尼科洛和戴维……

露西:她吻过尼科洛?

戴西:高兴着呢,心花怒放!

27. 内景 厨房 晚餐后

众人在厨房收拾清洗:理查德擦干玻璃杯;伊恩叠餐巾;米朗达洗盘子;诺埃米把面包收起来;纪尧姆先生把一个酒瓶塞好。露西拿着一只玻璃杯在一旁和黛安娜讲话。

露西:你认识一个叫卡尔洛·利斯卡的男人吗?

黛安娜:认识。他住在加约莱附近。怎么,你认识他?

露西:妈妈收到过他的信。他怎么样?

黛安娜:他是个战地记者,相当出色。我想他见过那么多的死亡、鲜血,以及各种可怕可恶的东西,他就成了一个有些特别的人。我会请他来的,你就可以认识他了。

露西(稍停):你记不记得妈妈是不是爱上过这儿的什么人?

黛安娜:你是说她爱过卡尔洛?

露西:唉,我不知道。她写到过一件事情……

黛安娜:啊,是吗?她写过什么?

伊恩(在门口打断她俩的谈话):露西,我得到时间了。

露西转身离去。黛安娜看着她跟随伊恩走出厨房。

黛安娜(对露西):去吧!(对诺埃米)他是去书房。我跟你说过,已经好多年了,晚上他都不工作了。

诺埃米:可现在家里有个黄花姑娘啦!

黛安娜笑了。

28 内景 伊恩的书房 夜

伊恩在他的画板上画,看着露西,开始勾画出一些基本线条,不时擦去溅在画稿上的污点甩到地板上。

现在他站那儿不动了。然后什么都不说过去打开露西背后的大门,把露西坐着的轮椅推到大门边。门外是一片夜色。

露西:这儿挺美的。我父亲从没来过这儿……

伊恩:有人不喜欢远离自己的家乡。我根本就不认识你父亲,你是知道的……

露西:他个子不高。我比他要高 10 公分。

伊恩:真的?

他恼怒地撕去一页画稿。

伊恩:也许你可以盯着一个东西……比如,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匹马的腿。这样你就比较容易保持一种姿势。现在我看看你哪些地方不像你母亲。你眼睛里像是有一种特别的兴奋。

露西(说话时尽量使嘴唇不动):你从来不吃橄榄叶?

伊恩:橄榄叶?那不能吃,会吐的。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露西:没什么。(稍停)我感觉到了背后的黑夜。

伊恩:那你就明白我们为什么喜欢留在这儿了。我真正缺少的就只是一样:“掘墓人”,都柏林那个最出色的小酒馆……我想,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吧。你太了不起了。

露西起身吻了他一下,算是道过晚安就走出房间去了。

29 外景 格雷森别墅 夜

一片黢黑。露西回到小屋。她听到风吹铃铛的响声,就循声而去。走过一扇敞开的房门,她看见理查德和米朗达在做爱。

理查德(画外):这样好。噢,上帝,上帝,这样,这样,我是你的小老爹,是的……

米朗达(画外):好,是的,好的……

露西怕被发现,贴着墙,悄悄蹲下听着。

理查德(画外):噢,上帝!

米朗达(画外):不,不,不,(稍停)好,好,好。

露西笑着碰倒了一个耙子。房间里说话声大了起来。

米朗达(画外):什么响?

露西紧贴着墙。理查德和米朗达面向门开处,在黑暗中寻找声音来源。

突然纪尧姆先生出现了。他穿着睡衣,左手提着鞋子。

理查德(低声抱怨):你去哪儿?

米朗达:嘘……别惊动他。没有必要打扰梦游者。

露西退进暗影中。纪尧姆先生从她身边走过,始终看着正前方。

30. 外景 格雷森别墅小路 下午茶时间

一辆汽车沿着公路前行。镜头中是乘客的一只手。手腕上带着与持摄像机男子一样的非洲手镯。汽车停下。那手指着停在伊恩书房门前的一辆黄色群马2型汽车。

卡尔洛:看,这儿都有谁呀:诺埃米。

米凯莱:诺埃米?“告诉诺埃米”的诺埃米?

卡尔洛:就是她。

卡尔洛·利斯卡是一个50岁上下的记者。他和他26岁的儿子米凯莱出身于萨阿布家族。卡尔洛个子矮。他的儿子却很高大。他们穿过空地。

31. 外景 平台 下午茶时间

黛安娜(低声向米朗达抱怨):萨阿布侯爵来了!

利斯卡父子走到大藤架下。卡尔洛碰见了刚从厨房出来的诺埃米。

卡尔洛(拥抱着她):可真是让人惊喜呀!认识我儿子吗?米凯莱……诺埃米。

诺埃米(握着米凯莱的手):不,我们不认识。

卡尔洛继续走向平台和那里的人打招呼。米凯莱和诺埃米停留了一会儿。远处露西和戴西在草坪上玩。理查德和她们一起玩。他愿意和她们在一起,因为玩的时候,他可以触摸到露西。露西向平台那边看了看,发现了卡

尔洛·利斯卡。

米凯莱:老实说,咱们在罗马见过一面。

诺埃米:真的吗?

黛安娜、米朗达、纪尧姆先生和伊恩欢迎卡尔洛和米凯莱的到来。

黛安娜:你好,卡尔洛!

卡尔洛:黛安娜,身体好吗?

黛安娜(引见纪尧姆先生):挺好的。卡尔洛,我想让你认识一下……

米朗达(对米凯莱):你好,米凯莱! 欢迎归来!

黛安娜(向纪尧姆先生介绍卡尔洛):卡尔洛·利斯卡。纪尧姆先生。

卡尔洛(法文):很荣幸……

纪尧姆(法文):客气了……(对米凯莱)你好……

32 外景 草坪 下午茶时间

露西一边继续和戴西、理查德玩一边注意着卡尔洛·利斯卡。

33 外景 草坪 下午茶时间

伊恩和卡尔洛离去走向小屋。

卡尔洛(认出露西是火车上的姑娘):她是萨拉的女儿?

伊恩:……露西。

诺埃米和米凯莱在远处的一块树荫里闲聊。

诺埃米:你把我 and 另一个人搞混了。我从不穿浅紫色的衣服。

米凯莱:不,我记得清清楚楚。你穿过一件吊带裙,整个背都裸露在外面。

诺埃米:你要知道,其实是……是一个女友借给我的。我还是认为你记混了。

米朗达在平台上向仍在和露西与戴西玩耍的理查德大喊大叫。

米朗达:理查德! 咱们去游泳吧。

伊恩和卡尔洛走近伊恩雕制的一组坐式塑像。这些雕像在小屋旁边。

卡尔洛向草坪望去想找到露西,似乎是为了掩饰,他带上了太阳镜。

草坪上,理查德仍在追逐露西。而米朗达还在柱廊那儿召唤他。

米朗达(故意摔碎一个盘子):理查德! 你到底去不去?

34 外景 柱廊/空地 下午茶时间

人们顺着小路向游泳池走去。人群中有诺埃米和米凯莱。

诺埃米:你在罗马有姑娘吗?你生活中有爱情吗?

米凯莱:哪儿的话呀!

卡尔洛落在后面,仔细看着柠檬树林中生了锈的螺旋楼梯。

35. 外景 柠檬树林 下午茶时间

露西:你是卡尔洛?

卡尔洛:是的。(摘下眼镜)你就是露西了。

他们在楼梯周围走动。卡尔洛的表情有些怕人。姑娘在研究他。

露西:我母亲每次收到你的信,都要在日历上画个星星做记号。

卡尔洛:我和你母亲曾经关系很密切。我们一起开过许多玩笑。她似乎是一个特别高雅的女人,但后来她喜欢举止粗俗。

露西坐到楼梯上。他认真地看着她。

露西:可她给我的印象不同。我记得,她整夜不睡觉,醒着,坐在黑暗中抽烟,听爵士乐的唱片。

卡尔洛:我们大家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露西:你也有过吗?

卡尔洛:只是在我远离战争的时候。如果我身处战争中间,我就感到轻松,像一只蛋奶酥一样又轻又松。

露西:你从未杀死过蝥蛇?

卡尔洛:当然杀死过。我是在乡村中长大的。

他从露西嘴里抽出一根头发。

露西:你从来就不认识我的父亲?

卡尔洛:不认识。不像你认为的。(他有些不自在。稍停)我们只在一起过了一夜。就是这样。

露西:只有一夜?

卡尔洛:我们曾经是朋友……

亚历克斯在伊恩书房那儿叫露西。

亚历克斯(画外):露西!

卡尔洛突然离去。

卡尔洛:一会儿见。

亚历克斯走近露西。她还坐在楼梯上。

亚历克斯:不,不,不……我不相信他。他不是你的,不是我那天使般的

露西的!

露西:(一副力图说服自己的表情):老实说,我喜欢。

亚历克斯:真的?

露西:他有亲切可爱的地方。

亚历克斯:噢,我的幻想被粉碎了。走吧,咱们慢慢赶上其他人,像屠格涅夫笔下可怜的罗亭一样。

他们一起走向游泳池。

36 外景 游泳池 下午茶时间

露西和亚历克斯走到游泳池附近。

亚历克斯:噢,不!我受不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我的上帝。

他们向泳池看去。一些人在游泳,一些人坐在池边。全都赤身裸体。

露西:怎么了?

亚历克斯(转过身去):这样……违背情理。

他背过身去。露西继续望着游泳池那边,同时偷听着黛安娜和卡尔洛的谈话。那俩人并没有发现她。

卡尔洛: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被采访。

黛安娜:她对你感到好奇。你印象中萨拉 19 岁时还是处女吗?

卡尔洛:她那一代人是被一些疾病吓怕了。

露西转身顺小路快速离去,走过亚历克斯时看也不看他。

37. 内景 小书房 晚上

露西坐在一个凳子上打电话,同时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些什么。

戴西坐在她怀里,一副坚决的表情。

露西:对,到纽约,明天……

露西拿着电话等着。

戴西:别走,求你了……你对你的未婚夫克里斯托弗怎么解释?

露西:谁跟你说的?

戴西:妈妈告诉诺埃米的。

露西(打电话):是的,什么时候?

露西背后门开处出现了一个小伙子。他背着背包,风尘仆仆的样子。

克里斯托弗(在门那儿):喂,你们好……

露西转身看见了克里斯托弗,22 岁的英国小伙子,无忧无虑的神情中透

出淡淡的伤感。

戴西: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小疯子戴西!

戴西:脏小猪!

克里斯托弗:脏小猪!

小姑娘挣出小伙子的怀抱。小伙子拿出一面红旗披在她的肩上。

克里斯托弗:嘿! 土耳其国旗! (对露西)我记得你……露西! 我打断你了?

可以听见克里斯托弗背后的人声。

尼科洛(对克里斯托弗):我可是最后一次帮你拿行李了。(对戴西)你好,脏小猪!

戴西:你好,尼科洛!

露西从她的肩上看过去,看见了尼科洛·多纳蒂,23岁的漂亮小伙,和她的照片上一样。他穿着土耳其短袖衣,明显地标志着这次旅行。

尼科洛(不认识露西):你好……

克里斯托弗:该不是告诉我说,你忘记了露西……

尼科洛仍然是一副困惑的表情。

克里斯托弗:露西·哈蒙。

尼科洛:噢,露西! 当然,就是你!

他身后门口处,奥斯瓦尔多探进头来。

尼科洛:奥斯瓦尔多,你认识露西吗?

奥斯瓦尔多:认识,我记得她。(稍停)咱们走吧?

克里斯托弗:晚上来吃晚饭。

尼科洛:你应该见见我母亲……

克里斯托弗:带她来吧。我跟妈妈说叫她来。

尼科洛(对露西):那就一会儿见!

38 内景 露西的房间 上午

姑娘高兴地打开行装。她走到窗前看着远去的多纳蒂的汽车。

39. 内景 多纳蒂的汽车 上午

奥斯瓦尔多在开车。

尼科洛:是,我们是通过一阵儿信。可我只是那个星期在那儿见过她几

次。当时她可不是这样,她还小呢。

奥斯瓦尔多:我记得她写过一口袋呢,写在一些旧明信片上。

尼科洛:你总看我的信!

尼科洛开玩笑地捶打奥斯瓦尔多。后者一边躲避,一边还得开车。

40. 内景 露西的房间 上午

露西在窗前。窗外风光如画。

41. 外景 平台/小屋 上午

黛安娜端着亚历克斯的晚餐向小屋走来。

黛安娜:吃晚饭了!

亚历克斯:你觉得她还在生我的气吗?

从小屋的窗户看过去,黛安娜发现露西在她自己房间里。

黛安娜(对亚历克斯):亲爱的,我看你就是总想着她!

亚历克斯站起来,在露西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跟着端着晚餐的黛安娜走进自己的房间。

摄影机从窗外拍下露西:随身听的耳机套在头上,无拘无束地随着考特尼·洛夫唱的歌《岩星》在独自跳舞。

42. 外景 大藤架 晚

通过窗户和厨房门,露西注意看着到来的客人。多纳蒂兄弟和他们热情而又做作的母亲基娅雷拉受到了黛安娜、伊恩和诺埃米的欢迎。

黛安娜:你好,基娅雷拉!

基娅雷拉:每次我来这儿都像是到了另一个星球。你们确实营造了一个特别天地,完全是你们的世界。你们可真有福啊!不定哪天需要护照才能来这儿了!可是露西在哪儿?我要见见露西。

稍后。

露西站在厨房门帘那儿,正在想搞清楚尼科洛到哪儿去了。突然她的双肩被抓住。她被拉进了帘子后面。

尼科洛(一口气说下去):露西·哈蒙,你打算在这儿呆多久?你对意大利的事物有什么看法?你打算什么时候到我们家去看看真正的意大利人是怎么生活的?是如何在改变生活的?

露西:你根本还不认识我呢。

尼科洛:你?你没有认出我。

他们身后米凯莱和诺埃米一起走进厨房。米凯莱想给诺埃米看一本书。

米凯莱:这本书你曾经说起过。

诺埃米(稍有些惊慌):本亚明·康斯坦的《阿道尔夫》。

米凯莱:讲思想意识和爱情的。

诺埃米:不过是一个寓言。

米凯莱:你看看这本书吧。

他们又一起走出厨房。玛丽亚独自留在厨房准备晚餐。

43. 外景 大藤架下 夜

黛安娜、基娅雷拉、伊恩、卡尔洛、纪尧姆先生和理查德一起喝咖啡。

卡尔洛:在这个镇上,谁也不听别人的,大家都是只顾自己说出自己的意见……这个镇里差不多全是一些自说自话的人了……

基娅雷拉:这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

卡尔洛:两者兼而有之。

摄影机跟拍理查德。理查德起身走向橄榄树下抽烟的那群年轻人。

44. 外景 橄榄树下 夜

米朗达喝着酒,把微量毒品烟递给其他人。她周围有:露西、尼科洛、克里斯托弗、诺埃米和奥斯瓦尔多。

米朗达(看着露西):那时就希望在返校前自由自在地过夏天。

理查德(从大藤架下走过来):亲爱的,我还没来,你就开讲了。

已经半醉的理查德躺下,并且把头枕到米朗达的腿上。她笨手笨脚地把微量毒品烟塞到他嘴里。

理查德:去他妈的!弄我一脸的烟灰!这玩意就像吸毒的感觉一样!(起身把烟递给露西)给你。

米朗达:最后我还是和跟我最好的女朋友做爱的那个男人做爱了。他在当地专门干黄花姑娘。

露西(吸一小口烟之前):我倒想知道,咱们怎么才能不说这个。

露西把烟递给尼科洛。

克里斯托弗(把烟接过来):米朗达,我记得那个小伙子,很讨厌的人。

米朗达(画外):他很可怕。我应该杀了他。

克里斯托弗(把烟递给米凯莱):我不记得我的第一次了。当时我完全喝醉了。

诺埃米(自言自语):我和这些毛孩子在这儿干什么?(看着米凯莱)你呢,米凯莱?

米凯莱:在一辆汽车里。天正下着大雪。

理查德:我是 11 岁,和我的保姆在外面逛的时候。

米朗达(感兴趣地):露西?

露西(大声地,她已经醉了):恋爱的事?可你们现在说的根本不是爱。

她背后出现了从大藤架下过来的纪尧姆先生。

纪尧姆(法语):“没有爱情,只有爱情的表示”。

纪尧姆先生离去。他是去拿别人从他房间里拿走的梯子。

尼科洛(好心为露西翻译):没有爱情,只有爱情的表示。

众人都笑了,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诺埃米(不耐烦了):那你呢,奥斯瓦尔多?

奥斯瓦尔多(冷漠地):我不知道是这种谈论还是山下蠢人们议论政治更可笑。

露西(突然走近尼科洛):你呢?

尼科洛:我没有。

露西(更靠近他):没有什么?

尼科洛:爱情不是我使用的字词。

露西: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最残酷的一件事。

尼科洛:我觉得这样我可以避开一大堆问题。

露西(离他脸很近地低声抱怨):我还以为我根本不用避开你……

她的头慢慢垂了下去,整个身体也几乎歪倒,她挣扎着想站直了。

尼科洛:噢,上帝!

尼科洛站了起来,赶快扶着她的头。

露西(已经醉了):不,我挺好,没事……我很抱歉……尼科洛,尼科洛,那时候你实在是太远了……

众人不动,忍住了笑。奥斯瓦尔多突然跳起来去看小山上初露的曙光。

45. 内景 露西的房间 上午

露西披着一头湿发,坐在浴缸里写她的日记,同时还抽着烟。她的字迹叠印在画面上。

露西(画外):等待,耐心等待,

像一只茶杯那样空虚。
但愿你能尽早来摇醒我，
来叫醒我吧。

撕下一页扔出背后的窗外。

理查德在小屋外锻炼身体。

理查德： ，啊， ， ……

露西站起身，用毛巾擦着湿头发。有人敲门。姑娘极快地随手抓起件衣服套上身。

露西：谁？

门开了，身穿晨练服、戴着太阳镜的理查德站在门口。

理查德：你好，我在想……

理查德进了房间关上身后的门。

理查德：你是否能给我吸点儿什么。

露西：我以为你讨厌吸烟。

理查德：那么，你别跟米朗达说。这几天我真得戒了。嗯……以前我从没来过这儿。（注意到门上的画）这和外面的风景完全一样……我明白了！（四下里看看）简直和阁楼一样！我在纽约也有这样一间屋子，只是浴室不像这样，在看得见的地方……（注意到床上的日记本）这里写了些什么？那么说，是你在写了，是吗？

露西从他手里拿过日记本，递给他一支烟。

理查德：对不起。你写些什么？你的幻想。我是想说，你在幻想，不是吗？

露西：和大家一样。

理查德：是的。有一种演员做的练习，可以使他们摆脱束缚发挥自己的想像。你从没试过？就像失去了控制。

露西（疑惑地看着理查德）：怎么做？

理查德：这样。你跪下。

露西：跪下？

理查德：我做给你看。

露西（考虑着）：OK，你先做。

理查德：我先做。

理查德跪下，露西模仿他。

理查德：现在，四肢着地爬下。

露西(忍住笑)：开什么玩笑？

理查德：别说话！

理查德四脚着地，趴在地上。露西学他的样。他们停住不动了。露西面对着一面可以照见全身的镜子。

理查德：现在你爬到镜子跟前，慢慢地。(到镜子前)睁开眼睛。(露西睁开眼睛)把舌头伸出来。

看理查德已伸出舌头，露西跟着做。

理查德：现在开始舔。

露西看他像个疯子一样，在舔镜子。

理查德：舔呀。像猫那样舔、舔。好样的小猫。舔。再舔一下。

他的舌头舔着镜子向她的舌头这边移过来。姑娘笑了。

理查德：舔呀。现在……

门响了一下。米朗达进来了。

米朗达：露西，我在想……噢，理查德！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

理查德跳了起来，迅速跑向米朗达。

理查德(不知所措地)：宝贝儿，等等，我们只是在……等一下，等等！

他们刚离开房间，露西就靠墙坐下缩成一团，一手捂在脸上，像是在说：“真糟糕！”

露西：上帝啊！

窗外，理查德和米朗达一起走。

米朗达：老实说，我根本不明白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整天像个恶棍一样跑来跑去，要不就没完没了地打电话，还有那种剃须膏的臭味。你在那房间里干什么？

理查德：没干什么。

米朗达：老天爷呀，你在那儿，在她身边像条狗一样闻来闻去。

理查德：米朗达，我在告诉她演艺学院里的表演方法……

米朗达(不相信地)：不，我很遗憾……

露西关上窗户。此时米朗达跟着理查德穿过花园向别墅走去。

46 外景 多纳蒂家小路 下午

露西推着自行车穿过庭院站在房门口。大门开着。她抬手敲敲门，四下里看看，走进房子。

露西(温柔亲切地):尼科洛在吗?

48 内景 多纳蒂家走廊 下午

露西穿过挂着画的大厅，在楼梯那儿碰见一个老佣人。

佣人:找人吗，小姐?

露西:不，啊，是的。尼科洛在哪儿?

佣人:在外面花园里。

露西:谢谢。

佣人:不客气。

露西返回，向房门口走去。

49. 外景 多纳蒂家花园 下午

露西走出房子来到花园。远处一棵树后似乎闪过一个彩色人影。她走向前去。有一对男女在拥抱亲吻。露西笑笑，看着男的撩起女的裙子。突然她认出了男的是尼科洛。

50. 外景 葡萄园内的道路 下午

布罗利奥古堡，葡萄园，一派好景致。

奥斯瓦尔多手里提着一只活兔子走来。露西心里乱糟糟的，飞快地骑着车。她超过了他。他举手向她打招呼。

奥斯瓦尔多:你好，露西!

超过他后，姑娘在前面摔倒了。

奥斯瓦尔多跑过去帮助她。

奥斯瓦尔多:摔痛了吗?

露西:什么?

奥斯瓦尔多:摔破了吧?

露西:没有!

奥斯瓦尔多:真的?

露西:没有。

她站起来，扶起一只轮子有些扭歪了的自行车。过了一会儿能自己动了，她骑上自行车，带着膝盖的伤离去了。

奥斯瓦尔多看着她走远了，然后才向自己家走去。

51. 外景 远处是通向格雷森别墅的小路 下午

露西骑着自行车在葡萄园内穿行。

一辆汽车发动机的盖子打开着。一身穿军装的男子在检查发动机。他问已经放慢了车速的露西。

中尉:对不起……(跟着她)您知道哪儿有电话吗?

他们顺着小山走,她向他指指远处的别墅。

52 外景 橄榄树下 黄昏

纪尧姆先生在阳台上好奇地看着中尉用手机打电话。

中尉:那好吧,拜托了,明天早上,尽可能早些,就这样。

橄榄树下,黛安娜和诺埃米在油漆一些家具,米朗达在把珍珠穿成串。

不远处,戴西在修整一只手镯。桌上放着茶。露西在她的自行车旁边。

中尉(转向黛安娜):明天早上天亮以后他们来接我。谢谢了。

露西:不……

米朗达:别走,你留下吧……

黛安娜:你总不能蹲在小山下的路边吧!

四个女人都站起来围着漂亮中尉。

米朗达:你喝点儿茶吧?你是交警吗?

中尉:不,我是军人。

黛安娜(递给他一杯茶):加点蜂蜜吧。是我们的蜜蜂酿的蜜。

米朗达:要饼干吗?你是什么军衔?

中尉:中尉。谢谢。

诺埃米:你英文讲得真不错,中尉先生。

中尉:谢谢。

中尉很拘谨地坐下了。

戴西把她的小椅子拖过来,要和他坐得更近些。

四个女人兴奋地笑望着他。

53 外景/内景 小屋 黄昏

露西稍微有点一瘸一拐地走过亚历克斯。亚历克斯坐在扶手椅上在露天地里睡着了,胸前仍然挂着输液的药瓶。亚历克斯手中的香烟仍然举在脸前。那烟头上已是长长的截烟灰。露西不想惊动他,悄悄拿下他手中的烟。当她踮着脚向自己房间走去时,亚历克斯突然睁大了眼睛看见了她。

亚历克斯:别生我的气。

露西回转身来。

亚历克斯:我很抱歉,请原谅我。

露西发现他似乎更虚弱了。

露西:今天晚上大家都去比萨饼店吃晚饭。如果你愿意一起去……

亚历克斯:不,我想我会拒绝的。(注意到她膝盖上的伤)怎么弄的?

露西:只是刮了一下,不要紧。

亚历克斯:你等一下……

亚历克斯取下输液的药瓶,起身领姑娘走进他的房间。他找出绷带药品等给她清理包扎伤口。

亚历克斯:过来,坐床上。

两人都坐下。

亚历克斯:要知道,露西,你不应该生气。

露西:为什么事生气?

亚历克斯:生我的气。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只是因为在这儿,在这个小山上,我们没什么可议论的……除了谈谈我们自己。

露西(亚历克斯给她的伤口消毒):啊……啊……劳驾,你快吹一吹……

亚历克斯照着做了。

露西走出房间。亚历克斯有些困难地站起来。

稍后。

露西在自己房间镜子前刷牙。亚历克斯站在那儿靠着画有风景画的门。

亚历克斯: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好多了,比用了任何毒品还要好。你就是我的活的输液瓶。

露西出现在门口。现在她已经换了条裙子。

亚历克斯:你会法文吗?

露西(法文):马马虎虎吧。

亚历克斯(法文):“垂死者令人难以置信地轻率。”你应该委身于我这个有些轻浮的人。

露西吻了他一下,就又回房间去了。

54 内景 比萨饼店 晚

格雷森一伙人,加上米凯莱和中尉,围坐在一张长桌边。

伊恩:可是中尉,你怎么会到我们这儿来的?

中尉:对不起,讲英文吧。因为工作,可我不能讲这件事情。

理查德(英文):绝密?

诺埃米(忍住笑。英文):绝密?

米凯莱:未完成的使命。

奥斯瓦尔多、尼科洛和下午也在树后的姑娘走进比萨饼店。姑娘身上还是下午穿的裙子。

露西打量着姑娘。

克里斯托弗(热情地站起来):你们过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尼科洛:不,你们已经开始了。她是加布里埃拉。

众人:你好!你好!

米凯莱:加张桌子吧!

尼科洛:不,我们坐那边。

众人看着尼科洛和加布里埃拉走向另一张桌子。

纪尧姆先生(突然用法语):此生决不。

众人又都朝餐桌的主位上看去,过了一会儿才又吃起来。

黛安娜:谁还要咸蒜面包?中尉?

中尉:不要了,谢谢。大蒜会让我臭哄哄的。

除了盯着加布里埃拉的露西,大家都笑了。戴西看出她有些伤心。

露西(低声嘟囔):臭大粪!

纪尧姆先生:你们快把这臭大粪从桌边带走!(稍停)我不能尿到那堆臭大粪上。

伊恩:我们是笑……

中尉:我说错什么了吗?

黛安娜:他是个非常著名的美术商。关于他的传说很多,但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纪尧姆)纪,回去吗?

纪尧姆先生:找到她的时候,劳驾说一声,我要×他妈!

黛安娜起身站到他身后,很温柔地抱住他的头。

黛安娜:你累了……咱们走吧。

纪尧姆先生(向她笑笑。法文):你是个美丽的娘子!(定定地看着摄影机)我爱你们大家,但是在你们活着的时候。

黛安娜(一副明白他在干什么的神情,对一边的露西):纪尧姆先生是个很戏剧性的人。

克里斯托弗:那些可爱的人又在议论纪先生?

中尉(向前凑了凑):也许我可以……

伊恩:我想咱们可以不管他们。

纪尧姆先生(看见了中尉):很抱歉,我的朋友,我没有车给你。

中尉(法文):你知道,我宁愿步行。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

纪尧姆先生(站起来,笑着。法文):你很可爱。(中尉搀扶着他跟着伊恩和黛安娜走了)晚安……

众人(法文、英文、意大利文):晚安! 再见! 做个好梦! 再见! ……

黛安娜:回家见。

纪尧姆先生(法文):我还没吃完比萨饼……

55. 外景 一棵树下 上午

伊恩在树下荫凉里画露西的肖像。姑娘像是在研究他,注视着他的双臂和一双有力的手。当他抬眼看她时,她的目光赶快躲开了。姑娘再抬起眼睛时已不再看他了。

伊恩稍停了一会儿。

戴西向他们走来。

戴西(在树间探出头来):露西,咱们玩吧?

露西没回答。戴西围着树转圈,坚持着。

戴西:露西! 你愿意玩吗?

伊恩:戴西! 露西在帮爸爸工作。

戴西撇下他们向米朗达跑去。米朗达坐在草坪中央的一块石头上注视着大藤架下的理查德。

戴西:米朗达,你想玩吗?

米朗达(生气地):没情绪和脏小猪玩……

戴西:噢,都不愿意玩。烦死了,没人愿意玩!

戴西向大藤架下走去,她要去问理查德玩不玩。

理查德(在用德语打电话):不,不,你听着,我知道我们该干什么。我们在美国的经历够他妈倒霉的了……

理查德用一只手捂住戴西的嘴不让她出声。她咬了他一口。

理查德(叫起来):啊……

戴西失望了,坐到了正在打电脑的克里斯托弗旁边。在桌子的一端,诺埃米正在分拣一堆邮件。

这时伊恩走近露西低声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然后回到他的矮凳那儿又画了起来。

从平台上远远看过去:露西脸上是一副做作的女人的表情,她决定完全信赖伊恩,脱了上衣,半身裸露着让伊恩画。

56. 外景 花园/大藤架 上午

不高兴的米朗达走近正在打电脑的克里斯托弗。

理查德边打电话,边看着露西,同时还注意周围是否还有其他人也在看那姑娘。

克里斯托弗边看露西,边打电脑。电脑显示器上出现了他输入的话。

显示器:“你好。我叫露西。我19岁,是处女。”

克里斯托弗在向英特网上发信息。

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诺埃米急忙去接电话,带倒了椅子。

57. 内景 小书房 上午

诺埃米在打电话。

诺埃米:好的,米凯莱……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会不会去……是的,我看完了。不过那本书太令人沮丧了……不,请原谅,那本书真的让人沮丧不已!

此时米凯莱仍然在电话里说个不停,诺埃米却把电话放到了圣·塞巴斯蒂亚诺塑像的肩上。

58. 外景 树下 上午

纪尧姆先生从柱廊走来站到树荫下露西和伊恩身边,认真地看着镇定自若裸着上身的露西。

纪尧姆先生笑了,跌坐在露西旁边的塑像身上。

众人都笑了。

在他们身后,戴西开始用一根木棍猛敲树干。

戴西:你抓住这个!这个!这个!

远处可以看见多纳蒂的汽车在红土路上前行,最后停在了柱廊前。

59. 外景 柱廊前 上午

尼科洛和奥斯瓦尔多的汽车刚刚在柱廊前停下，兄弟俩就看见了裸着上身的露西。

尼科洛：这没什么不好。

奥斯瓦尔多耸了耸肩。

尼科洛：啊，你没看见？

奥斯瓦尔多：一个目空一切，从来不感到尴尬的女人并不具有魅力。你看她像个塑料人。

尼科洛：当然啦，你会把她从床上扔出去的！

黛安娜（跑到门口）：小伙子们，酒、菜都准备好了……快来吧！

奥斯瓦尔多（下车跟她走进屋子）：你好，黛安娜！

60. 外景 树下 上午

露西和伊恩还在树下。戴西和纪尧姆先生一起向小屋走去。

伊恩：我现在不能尽快完成，以后也就完不成了！（站起来）你自由了。

伊恩离去。露西捡起地上的衣服，穿过花园，顺着大藤架走了。

61. 外景 顺着大藤架的路 上午

独自留在汽车里的尼科洛紧盯着露西，然后下车跟着她。

62. 外景 大藤架下 上午

尼科洛穿过大藤架向草坪走去。

尼科洛（对克里斯托弗、米朗达和理查德）：你们好，亲爱的！

三人看着他保持着距离跟在露西后面。屋里，奥斯瓦尔多也从窗户那儿注视着两个年轻男女的举动。

63. 内景 书房 上午

伊恩面对一堆黑黢黢的东西。电锯嗡嗡作响。伊恩开始锯一个树根。

64. 外景 橄榄园 上午

露西和尼科洛在树间穿行。

露西：加布里埃拉什么时候走的？

尼科洛：今天早上。我要她走的。

露西：为什么？

尼科洛：我想见你。（满怀希望的）露西……

露西看看四周。

露西：那么，这是橄榄园？

尼科洛:是的。

露西走近一棵树,摘下一片树叶放进嘴里嚼着。

尼科洛(摸不清她的态度):画像时你的姿势很美,我都不敢看你。(小心翼翼地褪下她连衣裙的吊带)我要……

他先亲吻她的肩膀,然后亲吻她的脸。露西像是在考虑。

尼科洛:我应该吻你的嘴。(他们亲吻)然后,这全部时间……

他们拥吻在一起。他的手滑向姑娘后背的下方,撩起裙子。她抓住他的手,把他拖倒在地上。他们拥滚在一处。他压在她身上亲吻她,抚摸她。

尼科洛:天啊,露西,这么漂亮……我喜欢要你。

他的手滑向她的大腿间。

她稍稍离开他。

露西(生气地):等等。

他不动了,但只是一会儿。

尼科洛:求你了……你要了我的命了……你要了我的命了……

她闭上眼睛。他继续抚摸她。姑娘突然睁大了眼睛。

露西:不在这儿。我不能。我不能。

她僵直了,直挺挺的。他不明白她,试图安慰她,爱抚她。

露西(突然惊慌失措了):不!住手!放开我!

她跳起来逃走了。

尼科洛:怎么了?

65. 外景/内景 小屋 上午

亚历克斯在自己房间里看见露西向小屋跑来,进自己房间去了。

66. 内景 露西房间 上午

露西进来,心绪不宁地站在房间中央,抚摸着尼科洛触摸过的地方。她摸摸嘴,走到镜子前。她看着镜子中自己的脸,内心斗争激烈。她突然转身从床下抽出自己的大包,拿出日记本,走出房间。

67. 内景 亚历克斯房间 上午

露西走到敞开的门前站住了。

亚历克斯:怎么了,宝贝?进来,露西。

露西(翻开母亲的日记):这是我母亲的。是她死前写的,说到了我。(开始读)“到哪儿是个头,绿拖鞋?我还不适合当一个母亲。我有一颗伤心欲绝

的心。我穿绿拖鞋是不想听到他的哀诉。后来一天夜里,一个男人在橄榄树间打死了一条蝥蛇,并且把它挤出血来。后来他让我躺在地上。我的情况,他并不很了解。就只是一个夜晚,以后再没有了。他给我吃一片橄榄树叶,然后扯下我连衣裙的吊带……

露西一下变得虚弱了,不能再读下去。亚历克斯坐到了她旁边的床上,接着读。

亚历克斯(继续读):“我拿着那双绿拖鞋。但我无法走下那座小山。意大利啊,那个深黑如漆、冷漠如冰的暗夜将把我带向何方?他脱下了我的绿拖鞋。他有口音,有一把刀子,在某个地方还有个妻子。他手捧着我的脸,他已将我的心掏空,又种下了新奇的类似爱情的东西。我觉得我是一无所有了。但是后来,陌生的你来了。原谅我吧,当我有了你的时候,可怜的露西,我还没有欢迎你的勇气。”

一时他们都没有作声。

露西:他是我真正的父亲,我的生父。

亚历克斯:很可能的。

露西(突然):不是你,对吧?

亚历克斯:你能想像我杀死一条蝥蛇?我连蝥蛇什么样都不知道。

露西:我想过,或许是卡尔洛·利斯卡。

亚历克斯:确实吗?

露西:可我现在也不能肯定了。也许最简单的是我应该把这一切都忘掉。我已经有了一个我喜欢,我也爱的父亲。

露西站起来。

亚历克斯:不。

姑娘回身看着他。

亚历克斯:我一直就不能索要我最需要的东西。

两人沉默不语。

露西:你从没恋爱过?

亚历克斯:我恋爱过许多次。(稍停)不,只有一次。但偏偏是这一次已经有什么东西妨碍了我……

他闭上了眼睛。

露西:亚历克斯。

没有回答。

露西:亚历克斯。

亚历克斯:没什么,只是今天,我觉得有点儿……像是要完蛋了。

露西:你想要个什么东西靠一靠吗?

她递给他一个枕头,被他粗鲁地拒绝了。

亚历克斯:不,让我自己呆会儿,一会儿就好了。我只是觉得有点儿……激动,有点不安。(稍停)别放弃,你会找到他的。别让我失望。

68 内景 伊恩的书房 晚上

露西走进书房。她穿着那件白色连衣裙,准备去参加多纳蒂家的聚会。她走过去想揭去蒙在雕像上的布幔,但被出现在门口的伊恩制止了。

伊恩(抽着烟):你真漂亮啊!

露西:我能看看吗?

伊恩(断然拒绝):不行!

伊恩向她走去。

伊恩:在完成之前谁也不能看。

露西(没有把握地):像我吗?

伊恩:不应该像你。

露西:噢,不像我?

伊恩:当然不像。像我。没人告诉过你吗,美术家画的只是自己?

露西(笑了):非常感谢!

黛安娜出现在门口。

黛安娜(对伊恩):你真的不想去吗?

伊恩:20年了都没变过,为什么今天晚上就要不一样了呢?

黛安娜(走近伊恩):我曾经觉得和你一起共同生活会像是一次漫长的节日聚会……(抚摸着他的面颊)但是……

黛安娜走近露西。

露西(对黛安娜):你真美!

黛安娜:谢谢!

黛安娜和露西一起走出书房,而伊恩则揭下雕像上蒙着的布幔又继续工作了。

69 外景 小路/多纳蒂家花园 晚上

一条小路,两边是成行的柏树。远处是嘈杂的音乐声。络绎不绝的客人向大房走去。客人中有格雷森家的那伙人。

黛安娜(在纪尧姆先生旁边):我还记得做姑娘时跳的舞。在这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还想家,是不是真的很愚蠢?

纪尧姆先生:美丽伤人心啊。

米朗达恼怒地走在理查德身边。手机在理查德上衣口袋里响了起来。

米朗达(对理查德):我相信,最终这玩意会让你落在后面的!

诺埃米(对露西):每年的这种聚会都给人带来惊喜。等着瞧吧,露西!

他们走进花园。草坪上客人们三三两两,有站有坐。基娅雷拉在欢迎客人。一个小型乐队在演奏。乐队队员身穿制服,头戴大沿帽。

70. 外景 多纳蒂家花园 晚上

露西发现尼科洛在不远处走过。他在和一个姑娘愉快地分享一块西瓜。

露西在客人中认出了卡尔洛·利斯卡。当利斯卡开始和桌边的两个妇女交谈时,她走近了他。

米凯莱和诺埃米在一起。他们每个人从一个托盘中端起一杯香槟。

米凯莱:喝一点儿?

诺埃米:为什么不喝?

然后他们站在众人面前。

诺埃米:为什么书上要讲一个小伙子彻底毁了一个年龄比他大,还爱着他的女人呢?

米凯莱:与小伙子不相干。我和她是一样的!

诺埃米:作为借口也没什么不好。

米凯莱:为什么你不相信我?

露西顺着小舞台走去。她发现乐队里有奥斯瓦尔多。他在吹单簧管。

乐队结束了一支乐曲。姑娘和其他人一起鼓掌。

71. 内景 伊恩书房 夜

伊恩在书房里仔细端详着露西的雕像。那雕像似乎在看着他。

72. 外景 多纳蒂家 晚上

晚餐已准备停当。演出进入高潮。一些专业芭蕾男演员突然从大厅跑了出来,举着蜡烛在花园里四下散开。克里斯托弗跟在他们后面。

黛安娜(对纪尧姆):这很好吃。你要吗? 味道很美……

众声：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那是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追的一个芭蕾男演员突然冲到众人面前，把一支蜡烛放在他们脚边。

黛安娜(对克里斯托弗)：宝贝儿，这就是你对生活的追求吗？

两人就像来时那样又一下子跑走了。

理查德：我还不知道克里斯托弗是一个……

黛安娜(挑衅地)：是什么？

米朗达(对露西)：让我帮你弄弄好。

把露西的头发披散开。

米朗达：这样好些！

露西：谢谢！（转向米凯莱）你看见你父亲了吗？

米凯莱(吃着点心)：他的话，你一个字也别相信。

露西走向卡尔洛。他坐在尼科洛旁边，也正在吃点心。尼科洛和另一个从没见过的姑娘在一起了。

露西：你想跳舞吗？

卡尔洛(还在吃)：现在？

露西：现在。

卡尔洛起身。露西故意把她的酒杯放到尼科洛和那姑娘之间，然后跟着卡尔洛去了。

此时杂乱地响起了尼娜·西蒙内的一支歌曲：《我的宝贝儿刚刚给我来过电话》。

73 内景 多纳蒂家大厅 夜

卡尔洛走进空旷的大厅，后面跟着露西。

他们一起和着一种节奏特殊的摇滚跳了起来。

露西：你记得1975年8月你在哪儿吗？

卡尔洛：我总是试图忘却一切。不是西贡失陷之后吧？西贡失陷是难以忘却的。

露西：是以后。你回到了意大利？

卡尔洛：我记得我没回来过。

一群男芭蕾演员冲进大厅，跳起了一种极为奇特的舞蹈，近似于“残酷的摇滚”。

喝醉了的马尔塔在门口探了探头,然后向卡尔洛走来。

她走到露西面前。

马尔塔:啊,想必你就是那新来的,嗯?

露西:什么?

马尔塔:我让你看看,他这个杂种喜欢什么?

她踉跄着蹲下去,几乎摔倒,然后撩起裙子小便。卡尔洛想把马尔塔拉走。但她一把抓住露西。

卡尔洛(高兴地,甚至有些得意):马尔塔,你他妈捣什么乱?

露西试图帮马尔塔站稳。但卡尔洛已开始随着一支新乐曲跳了起来。

74 外景 多纳蒂家花园 夜

明月当空。小舞台上米凯莱正为一窍不通的诺埃米演唱《唐璜》。

米凯莱:噢,到窗口来吧,噢,我的宝贝儿。

噢,来减轻我的痛苦吧。

我亲爱的,千万别对我那么残酷……

诺埃米突然跳上舞台,跑到他跟前用手捂住他的嘴,开始挑逗戏弄他,然后跑进灌木丛中不见了。心醉神迷的米凯莱紧紧追着她。

舞台上空了。舞台前突然出现两个芭蕾舞男演员,做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动作,某种程度上让人想到了朱利安·贝克和朱迪斯·马利纳的流动剧团。

75 内景 多纳蒂家台球厅 夜

露西站在台球厅门口。厅内有一些人在打台球。打台球的人中有尼科洛。他和另一个姑娘在一起。在厅内的门边,身材健硕的英国人格雷戈里独自瘫坐在椅子上。他穿着件绿衬衣,完全喝醉了。参加聚会的人少了些,仍然热烈的气氛在一点点褪去。

远处,基娅雷拉、纪尧姆和黛安娜在闲聊,理查德和米朗达随着斯蒂维·旺德的《迷信》的节奏跳舞。

格雷戈里:你的神情像是丢了什么东西?

露西(不能肯定):我什么也没丢。

格雷戈里:也许我能帮你找回来。

露西:你有烟吗?

格雷戈里:雪茄行吗?

露西:行,谢谢。

在格雷戈里替露西点燃雪茄时，纪尧姆先生身后跟着黛安娜、米朗达和理查德离开了大厅。他们边走边注意着露西。

露西(对格雷戈里):你从来没有过被注意的感觉吗?

格雷戈里表示同意,同时明白一个低着头的姑娘正在注意他。

大厅中央,芭蕾舞男演员们,加上克里斯托弗,正在进行他们神奇怪异的表演:三个男人倒提着三个头朝下的姑娘,好像在用她们的头发扫地。

76 外景 多纳蒂家花园 夜

露西和格雷戈里一起离开大屋顺着穿过花园的小路离去。他们身后是克里斯托弗和一个跳怪异舞蹈的男人。奥斯瓦尔多发现露西和格雷戈里一起离去。

所有的年轻人都坐在花园中间听一个人弹吉它。突然奥斯瓦尔多跳起来去追露西。

奥斯瓦尔多(紧紧抓住露西的手腕):等等!

露西(惊讶地):怎么了?

克里斯托弗走过露西身边,礼貌地同她打招呼。有一个人陪着他,很难看出那人的性别。

奥斯瓦尔多:我想告诉你……我打算去美国。我想知道些情况。

露西(抬眼看看格雷戈里):好吧……以后找个时间……

奥斯瓦尔多:什么时候?

露西:明天。

奥斯瓦尔多:OK。好,明天去找你。

奥斯瓦尔多再次看看格雷戈里。后者像个疯子一跳一跳地走路。

奥斯瓦尔多:你肯定自己能开车?

格雷戈里(突然恢复了严肃):当然我是能开车的。(拉住露西的手臂)咱们走。

在他们要走出栅栏踏上柏树夹道时……

露西(微转身):谢谢今晚的聚会。

77. 内景/外景 伊恩的书房 夜

伊恩在书房内工作。黛安娜坐在他面前,依然是出客的衣装。

突然听到汽车到达的声响,她转身想看看是谁来了。

汽车在一团尘雾中停下。

露西下车打开司机格雷戈里的车门。姑娘发现黛安娜在书房门口看着她,黛安娜背后是伊恩,于是露西拉过格雷戈里拥抱他。

露西(低声抱怨):拥抱我……不许吻我!

然后露西带着他走了。

格雷戈里:嘘……

露西和格雷戈里顺着柱廊走去。格雷戈里完全醉了。

格雷戈里:不许吻,不吻!因为我是,首先是英国人,并且是绅士……

露西瞥了一眼克里斯托弗的窗户。在克里斯托弗身后出现了一个仍然无法辨认其性别的身影。

78 内景/外景 米朗达睡房 夜

米朗达和理查德在房间里开始脱衣服。理查德走近房门发现露西在柱廊下拥抱格雷戈里。

露西(低声抱怨):把你的一只手放到我屁股上。

格雷戈里(低声抱怨):不许吻!不许吻!

理查德(叫米朗达):喂,亲爱的,来一下!过来看呀!你看那儿……

理查德拉住米朗达,吻她。她试图挣脱他。

理查德:我喜欢你疯狂起来的时候。

米朗达:不,理查德!不!

露西又看了一眼米朗达睡房这边后,突然撇下格雷戈里走了。

露西(对格雷戈里):跟我来。

房间里,理查德用力把米朗达推到床上,开始撕扯她的衣服。怏怏不乐的她把头扭向一边,但身体一动不动。

理查德:现在你跟我说你不喜欢!

79 内景 露西的房间 夜

露西走进房间,后面跟着格雷戈里。

格雷戈里:可他们是朋友,确实,是非同寻常的朋友。只是……他们有这种分开的习惯,意思是说,就如同平常一样,我整个被抛弃了。

说着他重重地在床上坐下。她脱下外衣。

露西:我就回来。

格雷戈里:好吧,好吧。

他倒在床上。

露西离开房间开始在亚历克斯房门前走来走去。

80. 内景 亚历克斯房间 夜

发着烧的亚历克斯显然是在书架上找东西,脸上的表情很是痛苦。他发现了门前晃动的人影,立刻戴上帽子。

亚历克斯:进来。

露西进来后站在距床不远的地方,有些微醉意。

露西:你好。

亚历克斯:你好。

露西:我带了个人到家里来。

亚历克斯:我听到了。那个幸运儿是谁呀?

露西:聚会时的一个小伙子。

亚历克斯:意大利人?

露西:老实说,是英国人。

亚历克斯(笑笑):噢,英国人!(稍停。做了个痛苦的鬼脸)好吧。在这个喜庆的时刻你来找我这个邻居,我感到自豪。

露西:你在干什么?

亚历克斯(激动地):我丢了东西。可以说是我写过的最好的东西。(稍停)当然啦,我这么想完全是因为我再也写不出来了。(稍停)你去吧,去吧。

露西:那好……晚安……

她慢慢向门口走去。

亚历克斯(低语):好,走吧……

露西(转身问他):怎么啦?

亚历克斯:没什么。

他向她挥手告别。

姑娘走出房间,关上了身后的门。

81. 内景 露西的房间 夜

露西穿着睡衣向睡在床上的格雷戈里走去。格雷戈里的绿衬衣仍然穿在身上。她往他头下塞了一个枕头,然后走向木质长沙发。

格雷戈里突然睁开眼睛,翻身面对露西。

格雷戈里:我们这是在哪儿?

露西展开一条被单。

露西:什么地方也不是。

格雷戈里(一动不动地):你干什么呢?

露西:我要睡觉了。

格雷戈里:不,当然不行,我睡那儿。(挺了挺腰,盯着天花板)噢……我的头昏……

露西:这样挺好……

格雷戈里:不,我坚持我的要求。(又瘫倒在床上,沉沉睡去,并且开始打呼噜)妈妈……

82 内景 伊恩的书房 夜

因工作弄得灰头土脸的伊恩开始围着黛安娜不停地转圈。她距塑像一步远。她要把自己奉献给他。伊恩靠近她。她撩起裙子。他们拥抱接吻。伊恩的手滑向黛安娜的大腿间。他们开始做爱。

83 内景 克里斯托弗的房间 夜

克里斯托弗神秘兮兮地在房间里越来越走近男芭蕾舞演员。他们拥抱,互相搂抱着倒在床上。几秒钟后,帐顶开始乱摇乱晃:他们开始做爱了。

84 内景 露西的房间 夜

露西躺在沙发上。夜深了,她却难以入睡。抽完最后一口烟,她盯着天花板。

85 内景 伊恩的书房 夜

伊恩和黛安娜靠在一块木头上做爱。

在一组镜头中,我们看到众人都在做爱,包括理查德和米朗达。但是除了露西。

86 内景 小屋 清晨

露西房间外面。格雷戈里的脚从里面打开了画着画的门。一只嘴里衔着什么的狗从门前跑过。

露西(在他后面):嘘……

亚历克斯房间外面。姑娘走到亚历克斯房门前,试图看看房间里面。格雷戈里跟着她。

他们小窗前站住。姑娘打开窗户向里偷看。格雷戈里也想偷看,但被姑娘制止。

露西:别看!

她拉住格雷戈里的手走出小屋。

亚历克斯房间里。

喜剧作家睡在床上,脸色极为难看。

露西和格雷戈里一起离去。她送他到别墅那边。

87. 内景 米朗达的睡房 清晨

米朗达在桌前整理首饰。理查德在穿衣服。

理查德: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你总是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时候要,就能什么时候有。

米朗达:不错,我还得感谢你。(稍停)我已经想像得出,明年夏天你会在哪儿了:在美国的南塔基特,和某个女继承人,准确些说,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女人,新教徒,在一起。

理查德:噢,对不起,我用什么方式欺哄过你吗?以你那种“我们要抓住我们能抓住的一切”的方式去做,会有什么结果……(靠她更近些)咱们走吧。你不是这样的,我了解你。

米朗达:这话还是去跟你老婆说吧,告诉她,你对我了解得有多深。

理查德抓起自己的包放到床上,往里放自己的东西。

米朗达眼泪汪汪地看着他。

88. 内景 亚历克斯的房间 清晨

黛安娜托住亚历克斯的头帮助他喝水。

黛安娜:我决定请西尼奥雷利医生来。

亚历克斯:那个臭皮囊我可受不了。

黛安娜:亚历克斯,亲爱的,你还需要别的治疗。

亚历克斯:我挺好。

黛安娜:在我们这儿无法更好地照顾你。

亚历克斯(很虚弱的):露西怎么样了?

黛安娜:她挺好。

亚历克斯:她选择的小伙子合适吗?

黛安娜(企图笑笑):好,她选择的是一流的!

亚历克斯:我很高兴。噢,上帝!

因为疼痛,他紧紧抓住她的手。

亚历克斯:的确有些可笑,对吧?我都快死了,还……

黛安娜:还在追小姑娘。

亚历克斯耸耸肩。

黛安娜:你就是这个脾气!

89. 外景 从伊恩的书房看出去 清晨

露西和格雷戈里面对面站在格雷戈里的汽车旁。两人笑笑,有些不自在。她吃着苹果。

露西:那就谢谢了!

格雷戈里:好吧。

他笑了,开玩笑似地拍拍她的脸颊,坐进了汽车,然后从车窗探出头来。

格雷戈里:谢什么?准确些

露西:没什么。

格雷戈里:好吧。

露西:再见。

格雷戈里:再见。

格雷戈里的汽车离去。小伙子最后一次向露西挥手告别。

在格雷戈里的汽车开上大路时,一辆白色的汽车穿过柠檬树林停在了柱廊边。这是西尼奥雷利医生的车。露西赶快躲到角落里。

90. 外景 葡萄架 上午

从葡萄架这儿,露西看见黛安娜和西尼奥雷利医生一起走出小屋。

黛安娜:他害怕医院。

医生:只有医院能帮助他。也就是减轻疼痛的问题了,可怜的人啊。

黛安娜突然不安地挥着一只手臂。

医生:当心,一只蜜蜂!

他们走到医生汽车前,相互亲吻告别。

医生:再见。

黛安娜:再见,谢谢。

露西看到这完整的一幕,感到太可怕了。

91. 外景 小屋 上午

亚历克斯被两个护士用担架抬出了小屋。黛安娜和戴西跟在后面。

走在亚历克斯旁边的黛安娜把一顶草帽盖到亚历克斯脸上遮挡阳光。

草坪上,伊恩、诺埃米、米凯莱、克里斯托弗和纪尧姆先生都站在那儿看

个人自由的自我发展的艺术中,我们也把生产方面的类比提到首位。

我指的还不是艺术中的生产题材,而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几十年来一贯灌输着一种把艺术创作与欣赏看作一种艰苦劳作和磨难的观念。可怜的心灵也是必须时时劳作的。正像一个人必须按时上班,必须把全部力量投入对社会有益的劳动。经典作家想也不会想到,他老人家的一个比喻竟会被这样一字不差地付诸实践。

而且,由于担心思想和感情的自由翱翔(在艺术中和在生活中)会妨碍人们集中精神从事劳动和社会活动,以致我们宁愿让人磨洋工或者什么都不干,就是不要去娱乐。这样怎么能理解到人越是充分地娱乐就越能更好地生活和工作!

撇开极端否定的见解不谈,一般对大众文化的看法大致是这样的:“杂耍类的娱乐文化是有的,是实际存在的。各种通俗体裁、侦探小说、喜剧样式是有的。由它们吧。可是决不能把这些下等的东西同真正崇高的、富于教育意义的艺术混为一谈,只有这样的艺术才能给人指出精神成长的道路”。也就是说,同中世纪的神智学家相比,在现在的正统文化学家眼中,现在的启蒙文化——当然是世俗的——就相当于他们的教会文化,现在的娱乐文化则相当于他们的启蒙文化,而思考问题的逻辑实质上没有改变。

剩下来可做的事就是去看一看,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本身的客观发展规律中是否也有可以类比之处?

正如世俗文化没能一出世就创造出无可争议的杰作(为此需要的甚至不是几十年,而是几个世纪),对于我们眼看着刚刚诞生的补偿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恐怕也不能要求立即达到可以与19世纪古典文学巅峰之作相媲美的那种艺术成就。但是完全有理由预期,在第三千纪里,以所有人为对象的艺术文化将会有特别急速的发展,在人们生活中占居愈来愈重要的位置,并取得愈来愈重大